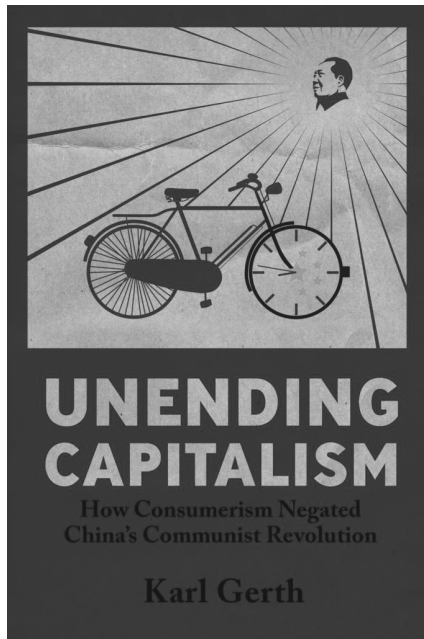


消費主義與中國共產革命

——評 Karl Gerth, *Unending Capitalism: How Consumerism Negated China's Communist Revolution*

● 曹子尼



Karl Gerth, *Unending Capitalism: How Consumerism Negated China's Communist Revolution*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消費是現代社會生活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英國史學家弗格森 (Niall Ferguson) 指出，消費社會下的物質生活模式中，「生產、購買服

裝和其他消費品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沒有這種模式，工業革命將無法持續開展」^①。在有關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中，已有相當多的學者討論過消費及消費文化史的議題。然而，學界此前的關注大多集中於 1949 年以前或改革開放之後^②；對於毛澤東時代中國的消費觀念和消費活動，學界着墨並不多。在既有的印象中，毛時代中國具有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實行嚴厲的「統購統銷」政策，嚴格地控制民間消費與商品流通，維持近乎禁欲主義的意識形態。因此，有中國大陸學者的研究認為，毛時代的計劃經濟體制對個人消費、自由市場與商品流通形成制度約束，生產與消費環節相互對立。在這種體制下，消費的數量及方式並不由個人自主決定，而是由國家統一安排，即所謂「苦行者社會」，國家實行「抑制消費的制度安排」。這種狀態直至中共引入市場機制後才有所改觀^③。也有研究者注意到革命話語對消費的包裝，以致出現非常態下的文化大革命時尚熱潮。但總體而言，政

本書希望尋找毛時代中國消費主義的蹤迹。通過將「消費主義」這一概念放入 1949 至 1976 年的中國進行重新審視，葛凱探討在努力推進「共產主義革命」的中國，為何會出現帶有資本主義色彩的消費文化。

本書關注的核心問題是「國家消費主義」，分別討論了中共的資本積累、學習蘇聯模式、管理消費者和文革中體現的消費主義，致力呈現「消費主義」與中共「建設社會主義」目標之間緊張但無法割裂的複雜聯繫。

治權力與意識形態對消費的干預和管控仍然是這一時期的主流^④。在政府包辦式的全能主義邏輯下，毛時代的消費史顯得無甚可書。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歷史系教授葛凱(Karl Gerth)卻給出了不一樣的想法。在他的新書《消費中國：資本主義的敵人如何成為消費主義的信徒》(*Unending Capitalism: How Consumerism Negated China's Communist Revolution*)，引用只註頁碼^⑤出版之前，他已經對民國時期消費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關係、後毛澤東時代中國的消費主義做了考察^⑥。本書即希望尋找毛時代中國消費主義的蹤迹，從而完成作者對二十世紀中國消費主義的整體探索。如他所言，中國二十世紀的歷史正是一部「消費主義」的歷史(頁1)。通過將「消費主義」這一概念放入1949至1976年的中國進行重新審視，葛凱探討在努力推進「共產主義革命」的中國，為何會出現帶有資本主義色彩的消費文化。葛凱認為，新中國「一直是一個由國家主導的、不斷變化的資本主義變體，實際上『從未建設社會主義』，反而是「消費主義」的三個過程——消費品的大規模生產、關於這些產品的話語在大眾媒體中擴散、運用這些產品來創造或傳達身份——在中共的推動下不斷擴張，持續否定「共產主義革命」的核心目標(頁1)。這種另闢蹊徑的研究挑戰了人們對於毛時代的既有認知，也給葛凱和本書帶來極大的爭議。下文將概括本書內容，提煉核心理論與主題，簡要探討學界的相關爭議，並提出可供商榷之處。

一 主要內容概述

依葛凱所言，本書關注的核心問題是「國家消費主義」(state consumerism)——即中共意圖管控各種形式的消費需求的努力——如何一再在政權建設中遭遇挫折(頁7)。除引言和結語外，全書共有七章。圍繞上述主題，本書大致可根據論述內容分為四個部分，分別討論了中共的資本積累、學習蘇聯模式、管理消費者和文革中體現的消費主義，致力呈現「消費主義」與中共「建設社會主義」目標之間緊張但無法割裂的複雜聯繫。

第一部分由第一至二章組成。作者首先將「三大件」(手錶、縫紉機、自行車)作為具體案例，講述中共如何進行資本積累，以進一步擴張消費主義。作者指出「三大件」在建國初期是難以獲得的奢侈品，一個家庭能夠獲得「三大件」的程度，與擁有的經濟水平和政治特權密切相關。對於「三大件」的購買和推崇導致消費主義的擴張，深化了社會階級的不平等，對中共「消滅三大差別」的宣傳口號形成了挑戰(頁31)。作者認為，中共進行資本攫取的優先度遠高於消除社會不平等和改造社會的目標，因而容忍「三大件」在消費市場上的流通、腐敗的廣泛存在和階級差距的逐步增大(頁40)。與此同時，為克服這些問題帶來的消極後果，中共通過國家權力進一步加強對社會的控制，但這種經濟管控不僅沒有抑制消費主義橫行，反而加速了國家對農村的榨取和對私營企業的干預，最終走向「國家資本主義」(state